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青 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精选集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青 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集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刘青等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201-05515-2

I. 福... II. ①柯... ②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545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蓟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字数: 195千字 印数: 1-8,000

定价: 12.00元

译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青 张雅丽 郭养婷
栾海燕 雷 鸣

简介

《福尔摩斯探案集》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代表作。柯南·道尔是从自己就读的爱丁堡大学一位善于观察的老师的身上获得灵感,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一人物。

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形象栩栩如生,探案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福尔摩斯的正义、机智和勇敢,还可以掌握一定的推理探案知识,是青少年和其他爱好推理小说的读者首选的经典读物。

福尔摩斯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侦探形象。他面对的案件疑云重重、扑朔迷离,但在合乎逻辑的推理下,最终都真相大白。作者在讲故事时,巧设悬念,文笔简练,使得故事读起来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因此作品问世后广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

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经说:“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

目 录

波希米亚丑闻	1
--------------	---

家具乱七八糟地散放得到处都是，架子被拆了下来，抽屉也敞开着，好像这位女士在她离开之前，匆忙地翻箱倒柜搜查过一番……

斑点带子	27
------------	----

他的下巴向上翘起，一双眼睛恐怖地、僵直地盯着天花板的一角。额头上缠着一条特别的、带有褐色斑点的黄带子……

紫叶山毛榉案	54
--------------	----

我过于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我转身就跑，就好像后面有只可怕的手紧抓着我穿的裙子不放……

银色马	82
-----------	----

唯一需要他的分析推理能力去判断解决的问题，就是在韦塞克斯锦标赛上最好的一匹马失踪以及驯马师的惨死……

海军协定	107
------------	-----

然而，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一会儿，供仆人出入的门开了……

空屋	143
----------	-----

昏暗 中，我隐约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比门外的黑暗度还要深一些。他站了片刻，然后俯下身子，威胁似的，悄悄走进屋里……

跳舞的人.....164

乍一看似乎是孩子们开的玩笑，在纸上横着画了些正在跳舞的奇形怪状的小人。您怎么会重视一张这么怪的画呢……

六座拿破仑像.....189

最后，他端起猎枪，照着拿破仑像的头顶上猛地开了一枪，塑像立刻变成了碎片……

硬纸盒子.....210

包裹里是一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欣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

附录 歇洛克·福尔摩斯.....231

波希米亚丑闻

一

对歇洛克·福尔摩斯来说，她总是被称为那位女人，我很少听他用任何别的称呼提起她。在他看来，她才智超群，所有女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黯然失色。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对艾琳·艾德勒有什么类似“爱”的感情。所有的感情，特别是爱情，与他那冷酷的、严谨刻板的，而又令人钦佩的、沉着冷静的头脑，是很不协调的（或是相互抵触的）。我认为，他是一台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推理和观察的机器。但是，作为爱人，他却会把自己置于错误的位置上。除了讲话时常有的讥讽和嘲笑的口气，他从来不说温柔甜蜜的情话。而对于一个观察家来说，这些温柔的情话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对于揭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推理家来说，允许这样的感情侵入自己严谨又善于深究的性格，就会分散自己的精力，使他所取得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对于他这种性情的人来说，陷入这样强烈的情感之中所受到的干扰远远大于一台精密仪器掉进了沙粒或他的高倍放大镜头出现了裂痕。然而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还在他那模糊的成问题的记忆之中。

最近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结婚以后与他较少往来。我自己美满的幸福婚姻，以及第一次发觉自己成为家庭主人而产生的家庭乐趣，足以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而福尔摩斯却由于他那豪放不羁的性格，厌恶社会上的一切风俗礼仪，所以依然住在我们在贝克街的寓所里，埋头于旧书堆中。他一个星期服用可卡因，另一个星期又雄心勃勃，就这样交替地处于由药物引起的昏昏欲睡和他自己那种热烈

性格的旺盛状态之中。与往常一样，他仍旧沉醉于对犯罪问题的研究，并用他那杰出的技能和非凡的观察力去寻找那些线索，破解那些不解之谜，而这些疑案都是官方警察认为毫无希望破解而放弃了。我不时听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关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如他被召到敖德萨去处理特雷波夫暗杀案；还有他破解了亭可马里非常特别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以及最后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完成得那么微妙和出色的使命等等。我和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对于这些情况，只是从报纸上才得知的。除此之外，关于我的老朋友和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就知道得很少了。

一天晚上，那是1888年3月20日的晚上，我正在出诊返回的途中（此时我已经又开业行医），正好经过贝克街。那所房子的大门，我仍记忆犹新。在我的心目中，总是把它同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以及在“血字的研究”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起来。当我路过那大门时，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想再见一见福尔摩斯，并想了解他那卓越的才智目前正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几间屋子，灯光明亮。我抬头望去，可以看见他那么瘦高的黑色身影映在窗帘上，从那经过两次。他的头埋在胸前，两手紧握在背后，迅速而又急切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对我来说，因为了解他的各种情绪和习惯，所以他的姿态和行为本身很明显地说明了一切。他又在工作了。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睡梦中醒来，正热衷于探索某个新问题的线索。我按响了门铃，接着被引到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以前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不太热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我认为他看到我还是高兴的。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但目光很亲切，指着一张扶手椅示意我坐下，接着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木炭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的神态看着我。

“结婚对你很合适，”他说，“华生，我看你，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体重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真的！我想是七磅多。华生，我想是七磅多一点。根据我的观察，你又开始行医了吧。可是，你没有告诉过我，你打算再工作。”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出来的，是我推断出来的。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最近一直常挨雨淋，而且还有一位最笨手笨脚和粗心大意的女仆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简直太厉害了。如果你活在几个世纪以前，你一定会被火刑烧死的。我确实是在星期四步行到乡下去过一趟，而且回家时被雨淋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已经换过衣服了，所以我想象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珍，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妻子已经把她解雇了，可是，我也看不出，对这件事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搓着他那双细长的神经质的手。

“这事本来很简单，”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在你左脚鞋子的内侧，正好是炉火照到的地方，其表面皮子上有六道几乎平行的裂痕。很明显，这些裂痕是某个粗心大意的人，为了去掉沾在鞋子上的泥，顺着鞋底边缘刮泥时造成的。因此，你看，我就得出了，你曾经在恶劣的天气中出去过，以及你的皮靴上特别难看的裂痕说明你有一个粗心而又缺乏经验的伦敦女佣人这样双重的推断。至于你又开业行医嘛，是因为如果一位先生走进我的房间身上带有一股碘的气味，他的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而他的礼帽的一侧鼓起一块，说明那藏过他的听诊器，根据这些特征，我再看不出



他是一位业务繁忙的医务人员，那我是真够愚蠢的了。”

他如此简单、轻松地解释他的推理过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我听你阐述你的推理时，事情对我来说总是显得非常简单，甚至简单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连我自己也能很容易地做到，在你解释你的推理过程之前，我对你推理每一步接下来的情况都感到迷惑不解，但我仍然相信我的眼力并不比你的差。”

“的确如此，”他点上了一支香烟，身体半躺在一张扶手椅上，回答道，“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你经常看到从楼下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经常看到。”

“看到多少次了？”

“嗯，大概几百次吧。”

“那么，有多少级梯级？”

“多少级？我不知道。”

“那就对啦！因为你没有观察，而只是看到了。这正是我要指出的关键的一点。你瞧，我知道有十七级。因为我既看了，也观察了。顺便说说，既然由于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你又善于把我的一两个小经验记录下来，你对这个东西可能会感兴趣。”他把一张放在桌子上的很厚的粉红色信纸扔了过来。“这是最后一班邮差送来的，”他说，“你大声读一读。”

便条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便条上面写着：“某人将于今晚七点三刻前来拜访，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为欧洲一王室出力效劳表明，阁下是一位非常值得信任且能办理难以言喻的重大事情的人，关于你的描述，已广为传颂，我们随处都可听到。届时望勿外出，若来者戴有面具，请勿见怪。”

“这的确是件非常神秘的事情，”我说，“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作为论据的事实。在没有这些事实之前就去推论是最为严重的错误。有人不知不觉地歪曲事实去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

来适应事实。但是，现在只有这张便条，你能从中得出什么推断？”

我仔细地检查了笔迹以及写着字的这张纸。

“写这张条子的人可能相当有钱，”我说着，试图模仿我伙伴的推理过程。“这种纸半个克朗买不了一叠，它特别结实、挺括。”

“特别——正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它根本不是一张英国造的纸。你把它举起来，在灯光下看看。”

我这样做了。看到纸质纹理中有一个大“E”和一个小“g”、一个“P”以及一个“G”和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你猜得出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道。

“毫无疑问，这是制造者的名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交织字母。”

“完全不对，‘G’和小‘t’是‘Gesellschaet’一词的缩写，这是德语‘公司’的意思，就像我们‘Co.’这个常用的缩写词一样。当然，‘P’是‘Papier’一词的缩写，纸的意思。现在看看‘Eg’。让我们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很厚的棕色书皮的书。“*Eglow*, *Eglontz*——啊，在这，*Egria*。它是在一个讲德语的国家里——是在波希米亚^①，离卡尔斯巴德不远。由于瓦伦斯坦逝世于此地而闻名，也以其众多的玻璃厂和造纸厂而著称。哈，哈，老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他双眼闪闪发光，得意地喷出一大口蓝色的烟雾。

“这种纸是波希米亚制造的。”我说。

“完全正确。而写这张便条的人是个德国人。你是否注意到‘关于你的描述，已广泛传颂，我们随处都可听到’这种句子的特殊结构？法国人或俄国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只有德国人才这样乱用动词。因此，现在剩下的只是查明用这张波希米亚信纸写字而又宁愿戴着面具以掩盖他真实面目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啊，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来了，这将解除我们所有的疑虑。”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摩擦路边镶边石的轧轧声，接着是门铃被猛烈地拉响。福尔摩斯吹了一下口哨。

“听声音是两匹马，”他说，“是的，”他朝窗外看了一眼，接着说，“一辆可爱的小四轮马车和一对漂亮的马，每匹值一百五十几尼^②。华生，要是没有什么别的话，这个案子可有的是钱。”

“我想我该走了，福尔摩斯。”

“不必走，医生，你就待在这里。如果没有我自己的包斯威尔^③，我会不知所措的。而且这个案子看上去有意思，要是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

“但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而他也许同样需要你的帮助。他来啦。你就坐在那张扶手椅子上，医生，仔细关注我们吧。”

从走廊和楼梯处，传来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到了门口立即停了下来。接着是响亮而神气十足的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道。

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身高不低于六英尺六英寸，身材魁梧，四肢有力。他衣着很华丽。但这种华丽的装束，在英国是被看作有点近乎庸俗的打扮。他的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的开叉处都镶着很宽的俄国羔皮镶边，肩上披的深蓝色披风用火红色的丝绸作衬里，领口别着一枚镶有火焰型绿宝石的饰针。脚上穿着一双高到小腿肚子的皮靴，靴口装饰着深棕色的毛皮，这就构成了人们对他整个外表粗野奢华的印象。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的上半部被一只黑色的盖过颧骨的面具遮护着。显然他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他的手在进门时还停留在面具上。从脸的下半部分看，他好像是一个性格果断的人，他的嘴唇厚而且有些下垂，下巴又长又直，显示出一种近乎顽固的果断。

“你收到我写的便条了吗？”他问道，声音深沉、沙哑并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我告诉过你，我要来拜访你。”他看看福尔摩斯，又看看我，好像拿不准在跟谁说话似的。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他经常大力帮助我办案子。请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你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想这位先生——你的朋友，是位值得尊敬和非常审慎的人，我可以把最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否则，我宁愿跟你单独谈。”

我起身要走，但是，福尔摩斯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我坐的扶手椅里。“要谈就同我们俩一起谈，否则就别谈，”他说，“在这位先生跟前，任何您可以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对他说。”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说道：“那么，我必须首先约定，两年之内你们俩一定绝对保守这个秘密，两年之后这件事就无关紧要了。现在，它非常重要，重要到可能会影响整个欧洲的历史。”

“我保证守约。”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是。”

“你们不会介意这个面具吧，”我们这位陌生的客人继续说，“派我来的人不希望让你们知道他派来的代理人是谁，因此，我现在可以承认，我刚才所用的称呼并不是我真正的称号。”

“我们已经知道了。”福尔摩斯冷冰冰地回答道。

“情况非常微妙。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尽力防止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一个大丑闻，避免使欧洲的一个王室受到严重的损害。坦率地说，这件事涉及到伟大的奥姆施泰因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世袭国王。”

“这点我也了解。”福尔摩斯一边小声说着，一边坐在他的扶手椅里，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来访者用一种明显的惊奇目光对福尔摩斯倦怠的、懒洋洋的样子扫了一眼，毫无疑问，



在他看来，这个人过去总是被描述成欧洲最敏锐的推理者和精力最充沛的侦探。福尔摩斯慢慢地重新睁开眼睛，很不耐烦地看着他那身躯魁梧的委托人。

“如果陛下肯屈尊阐述一下案情，我才能会更好地为您效劳。”福尔摩斯说。

来人从椅子上猛然站了起来，激动得难以控制自己，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扔到了地下。“你说得对，”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为什么要隐瞒呢？”

“啊，真的吗？”福尔摩斯低声说，“陛下还没开口说话，我就知道我是要跟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交谈。”

“但是，你能理解，”我们奇特的来访者又重新坐到椅子上，用手摸着他那又高又白的前额说道，“你能理解，我是不习惯亲自来办这种事的。然而，这件事很微妙，以致我一旦把它吐露给一个侦探，我就会完全受他的摆布。我是抱着向你征询意见的目的，才隐姓埋名从布拉格到这里来的。”

“那么，请说吧。”福尔摩斯说着再次闭上了眼睛。

“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五年以前，在我到华沙作长期访问的期间，我结识了著名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这名字你肯定熟悉。”

“医生，请你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查查艾琳·艾德勒这个人。”福尔摩斯仍旧闭着眼睛，低声说道。多年来，他采取了一种把所有有关人和事的一切资料都贴上标签的方法。即使要说出一个他不能立刻提供情况的某个人或事，他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关于这个人，我找到了关于她个人经历的资料。这些资料被夹在一个犹太法学大师和一位写过有关深海专题论文的参谋长这两份历史资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1858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唱家——对了！退出了歌剧舞台——嗯！住在伦敦——一点不错！根据我的理解，陛

下和这位年轻女士有牵连。给她写过几封对自己名誉不利的信，而现在渴望弄回这些信件。”

“完全正确。但是，怎么才能……”

“和她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没有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没有。”

“那我就不理解了，陛下。如果这位年轻女士想用这些信来达到敲诈或其他目的，她如何证明这些信的权威性呢？”

“有我的笔迹。”

“呸，呸！伪造的。”

“我私人的信笺。”

“偷的。”

“我自己的印鉴。”

“仿造的。”

“我的照片。”

“买来的。”

“我们两人都在这张照片里。”

“噢，天哪！那可糟了！陛下，您的确太不谨慎了。”

“我当时真是疯了——精神错乱。”

“您已经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当时我只是个王储，我太年轻。现在也不过三十岁。”

“必须重新要回那张照片。”

“我们已经试过了，但是没有成功。”

“陛下必须出钱，把照片买回来。”

“她不会卖的。”

“那么，去偷。”

“我们已经试过五次了。有两次我雇了几个小偷搜遍了她的房子。一次她在旅行时，我们调换了她的行李。还有两次对她进行了拦

路抢劫。但是，都一无所获。”

“一点照片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一丝一毫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说道：“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王用责备的口气顶了他一句。

“非常严重。的确如此。那么，她打算利用这张照片干些什么呢？”

“毁掉我。”

“如何毁掉？”

“我马上要结婚了。”

“我听说了。”

“我将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迈宁根结婚。你可能知道他们严格的家规吧。她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只要对我的行为有丝毫怀疑，就会结束这桩婚姻。”

“那么，艾琳·艾德勒呢？”

“她威胁说要把照片送给他们。而她肯定做得出来。我知道她是会那样做的。你不了解她，她是个性格坚强如钢的人。她既有最漂亮女人的容貌，又有最坚毅男人的心肠。只要我同别的女人结婚，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您能肯定她还没有把照片送出去吗？”

“我敢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她会在婚约公开宣布的那一天把照片送去。那就是下星期一。”

“啊，那么，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呵欠说道，“太幸运了，因为我目前还有一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去调查。当然，陛下暂时要待在伦敦啰？”

“当然，你可以在兰厄姆旅馆找到我。我用的名字是冯·克拉姆伯爵。”